



## 从西方到东方



亘古以来, 人类从未放弃过对那些永恒问题的探寻: 人从哪里来? 怎样才能真正幸福地生活? 尽管很多人早已绝望、不愿再为此劳心费神, 却有一群曾在西方科学中寻求真理的人, 他们最终在东方修炼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答案。生活在美国、来自中国北京的凯文便是其中的一位。

### 从北大到加大伯克利分校

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凯文, 一九八九年来到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物理系读博士, 从事医学物理研究。两年后, 他到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大学, 师从该校有名的海洋物理导师, 研究海洋生物与探测。后来他觉得这还不是自己要找的方向, 于是转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进行生物物理研究。“当时是想在不同学科作广泛的探索、了解, 感觉自己在那段时间里一直在寻找着什么, 好象老在做准备、做准备……。”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是个思想活跃的地方, 各种各样的理论、思想都可接触到。在这里, 凯文得到了一个意外收获。当时有不少人对东方文化感兴趣, 有打坐、瑜伽之类的俱乐部。一个偶然的机会, 朋友拉凯文去参加了一个打坐学习班。“当重新接触东方文化, 我有一种久违的感

觉。”从小就对琴、棋、诗、书、画有浓厚兴趣的他, 被深深地吸引了。

### 科学与修炼

“平常有太多的东西要追求, 接触的东西越来越多, 面临的选择也越来越多, 一直在忙, 而打坐能让我的心静下来。当我真正静下来, 智慧也会出来, 很多事情也变得明了。”

初学打坐时, 凯文觉得每天都在提高, 但练了四五年以后, 他感觉再也提高不上去了。这时, 国内的亲人向他推荐法轮功, 可他当时以为那不过是一种祛病健身的气功, 并不感兴趣, 也就错过了。直到九九年初, 与他一同打坐的朋友也向他竭力推荐法轮功, 还热心地给他寄去一本《转法轮》。

看完一遍后, 凯文发现这是一本指导人修炼升华的书。“我第一感觉是他很正, 而且很多东西说得很明白, 以前很多搞不懂的东西, 在这本书里都讲得很透彻。但我当时并没真正下决心炼, 因为修炼界都知道, 要从原来那一套转到另一套修法, 不是一个轻易的决定, 不象我今天跑步、明天再去打拳。”

可在以后的日子里, 仅看过一遍《转法轮》的他, 从自己发生的一些潜移默化的变化中感觉到了这本书的非同寻常。

“在生活中再遇到矛盾时, 我会自然而然地想到那书中是怎么讲的, 该怎么对待。以前别人对我不好时, 我虽不会以牙还牙, 但起码会离他远点以保护自己; 但那书里讲, 生活中出现任何问题都是有因缘关系的, 教人‘退一步海阔天空’: 先让, 再查看自己有什么地方没做好, 等把心态理顺了, 矛盾就化解了。我发现自己开始用一种新方法思考问题了。我感到得再研究研究, 于是又把书看了一遍。”

这一看, 就一发不可收拾, 他又在互联网上查阅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其他讲法, 这解开了他很多以前在科学中未能解开的疑惑。

(接第 2 版)

搜索引擎巨头谷歌公司 3 月 23 日宣布停止对“谷歌中国”搜索服务的

“过滤审查”, 并将搜索服务由中国内地转至香港。中共喉舌媒体马上对谷歌群起而攻之。中共国务院新闻办网络局负责人对此表态, 称“坚决反对将商业问题政治化”, 并一再强调“外国公司在中国经营应当遵循中国法律”。

谷歌 (Google) 表示已停止对 google.cn 的搜索服务审查, 并且其页面已被引导至香港的 Google.com.hk。

中共对互联网的审查, 一向打着“过滤有害信息”的旗号。问题是, 从来没有一条法律界定哪些是“有害信息”。过滤什么完全是中共内部秘密决定, 和法律无关。

如果单从被搜索引擎过滤的关键字来看, 除了少量色情相关的字词之外, 对其他字词的审查过滤完全是出于政治考虑, 比如“江泽民”就是被过滤审查的关键词, 原因是正常搜索的结果会得到大量揭露其腐败丑事, 迫

## Google™ 谷歌的去政治化

害恶行的文章, 和中共“伟光正”的政治宣传不合; “天安门”

成为被过滤审查的关键词, 是因为中共害怕自己二十多年前在天安门前导演的屠杀凶案被曝光; “法轮功”一词被过滤审查, 是因为正常搜索的结果会得到大量关于法轮功正面信息, 如在中国被禁止的法轮功书籍, 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等等, 这些信息显然不利于中共的迫害政策。

这样看来中共所称的谷歌“将商业问题政治化”, 其实不过是谷歌不愿继续卷入中共的政治, 不愿继续配合中共蒙蔽、欺骗中国人而已。说到底谷歌做出的是去政治化的决定, 这是中共恼羞成怒的真正原因。这和中共恼怒当前七千万中国人“三退” (即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 封锁压制《九评共产党》、打压传播“三退”信息者一样, 是因为中共害怕民众不再认同它、退出中共的政治。(文/陆振岩) ◇

(接首版)

“在生物领域，基本就是对现象的观察和对经验的总结，有很多东西都只是一种假说，离真正认识事物的真相还差很远。而你看一看这个大自然，那真是一件完美的杰作。举个例子，自然界里存在的最简单的单细胞生命，至今还没有科学家可以在实验室里做出来。无机物通过组合就生成一个单细胞生命了？不可能。”

“天文学家弗雷德·何怀特(Fred Hoyle)提出了‘波音七四七效应’：世上的无机物质经随机组合组成一个单细胞生命的机率，跟一阵飓风吹过垃圾场自然而然地把其中有用的东西拼出一架‘波音七四七’飞机的几率一样——这是一个不可能事件。而这世上的万物又何止单细胞生命？就说人，要有机组成这样一个有思想、有各种能力、有消化系统、神经系统、感观系统等等不同系统、由千千万万个细胞组成的复杂生命，靠随机组合、进化就出来了？更不可能。”

“文革之后，气功在中国很盛行，人出的很多特异功能是科学没法解释的；而且很多人得了医院没法治的绝症，练气功康复了，这也是科学解释不了的。”

从小就接触中国传统文化的凯文，对修炼并不陌生，看过法轮大法的著作后，他更相信宇宙中存在着真理，神创造、主宰宇宙万物也并非神话。他明白了“神”实际上是一种高级生命，人通过修炼，也可向具足更高智慧、更大能力的生命升华。凯文

萌生了要修炼法轮功的念头。

而接下来，美国洛杉矶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则促使他真正走入大法修炼。“那时每年在不同地区都有这样的交流会，大家在一起分享修炼的经历、体会和收获。我最感兴趣的是去会见这些学员，看看这个功法到底能改变人多少。那天上午的学员发言给人印象很深，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第一个上台发言的是个六岁的小女孩，她讲自己学了大法以后，在学校里不再跟同学争斗，怎么说真话、善心待人，我当时非常感动。我一直在练武功，有跆拳道黑带，觉得自己很坚强，不会轻易流泪。但那天，听每个发言我都流眼泪，整个上午，我眼泪就没断过。我就觉得，这些人学了法轮功以后，他们是真正地从内心上改变了，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那天我对自己说，这个功法我炼定了，一定要炼！”

### 境界的升华

转眼之间，凯文修炼法轮大法已有十一年了。“当回首往事，看看自己走过的路，看看周围的人，你会发现人追求的金钱、名利并不长久，而最让人感动、值得回忆的，往往是对一种更高尚目标和超常东西的追求，那让人内心宁静和满足，受益一生。”

“人常说，‘人有旦夕祸福’。可能你今天工作得挺好，明天就丢工作了；可能你今天很健康，明天就生病了，生活中很多事并非人能控制的。但有一种东西真正属于你，你能从中得益一辈子，那就是境界的提

升。不管生活中遇到什么事，你都能乐观以待，你每天烦恼就会少，满足感、幸福感就会多。我觉得，境界的升华是更值得人追求的。”

然而怎样才能提升自己的境界呢？法轮大法带给人“真、善、忍”的指南。有些人对“忍”望而生畏，凯文认为“生活中必然会时时发生不顺心的事，如果把‘忍’理解为被动的‘忍耐’，虽心里过不去，但强忍着、不发作，那确实是很痛苦。我从大法修炼中体悟到的‘忍’，是你真正把它看淡、看明白了，心里没有了气恨和委屈，当这事过去后，你会觉得‘海阔天空’，很自在。”

那如何才能把矛盾看淡、看明白呢？“我们修炼人常说遇到矛盾‘向内找’。比如他惹你生气了，你可能觉得自己很委屈，但你如果不盯着看别人的不是，而是站在他的角度想一想，去找自己有什么地方没注意、没做好，想想如果是我处在他的位置，会不会也同样对待？这样自己就会心平气和了。”

法轮大法修炼对凯文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他心胸豁达，身体健康，与朋友相处融洽，工作也做得很好。凯文的妻子也修炼法轮功，在矛盾中他们彼此包容，替对方考虑，家庭和谐美满。

在北美，有一批与凯文有相似经历的知识份子，他们走过了各自的寻觅、思考和实践的历程，俩俩相继而来，殊途同归，在大法修炼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答案和那份驻于心灵深处的恒久幸福。◇



## 美国国会议员支持通过 605 号决议案

二零一零年三月十六日，二零一零年三月十六日，美国国会众议员在国会大厦以 412 票赞成，1 票反对的压倒性票数通过了第

605 号决议案。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胁迫、监禁及酷刑折磨，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新泽西州国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说：我强烈支持旨在保护遭受中共残酷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人权的众议院第 605 号决议案，也感谢我的好朋友罗斯·雷婷恩女士提出这一决议案。在法轮功学员和平请愿十年之际，许多人还不清楚中共自一九九九年起的针对法轮功的残酷

的：首先中共殴打他们，然后酷刑折磨他们，骚扰他们，强奸女学员，还把法轮功学员送入劳改营或者洗脑班，而且诬蔑和羞辱法轮功学员。记录在案的有至少三千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新泽西州国会众议员拉什·霍尔特说：我强烈支持今天通过的众议院 605 号决议。……在中国，法轮功被诬蔑为“邪教”，法轮功学员因其个人信仰受到监控、抓捕、关押、劳教、酷刑折磨，甚至被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失踪的事件并不少见，这给家属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他们为失踪的学员担忧。最近，我从我的选民那里获悉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案例。江峰（法轮功学员）在上海浦东机场通过机场的安检后就失踪了。他原本是要飞往新泽西州的纽瓦克机场（与在美国的妻子团聚）。◇

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遭遇是令人震惊



## 山东冠县恶人又添新恶

二零一零年三月四号上午，冠县公安局恶警奉上司命令，伙同聊城、莘县、临清恶警部门，由刑警队队长王勇带头，全体出动对全县大法弟子逐个骚扰、进家抢劫，凡与大法有关的物品不由分说一律掠走。

冠县法轮功学员吴国敏，女，40岁，于2010年3月4日在工作的牙所内被冠县恶警绑架，牙所的电脑等贵重物品也被抢劫。

同时另一法轮功学员董伟东，男，40岁，也被恶警绑架、非法抄家，家中年逾七旬的父母受到惊吓。

参与的恶人还有张武等恶警。

三月二十五日，冠县公安局早晨六点召开紧急会议。七点多钟由副局长王勇带领一群恶警，非法劫持了八名大法弟子。并分别闯入大法弟子家中，抢走电脑、打印机、大法资料、现金等许多私人物品。

3月25日上午，大法弟子任明亮在聊城香江二期制作门窗门市店中被冠县四个恶警绑架，同一天，冠县恶警非法闯入大法弟子家，绑架了正在同修家学法的大法弟子徐继梅。详情待查。

王勇电话：0635--5233509 13706355998 张武电话：0635—5283969

## 茌平县肖庄乡大法弟子高玉英被绑架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五日上午十点左右，茌平县肖庄乡康孟村大法弟子高玉英，在去高唐县清平镇旧城赶集时，向当地民众讲述大法真相，被当地恶警绑架。

## 聊城大法弟子聂玉霞被非法劳教

聊城大法弟子聂玉霞，于2010年2月11日在聊城大学附近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世人诬陷，遭聊城市东昌府区邪警110巡防绑架，后一直被非法关押在聊城看守所，近日被非法劳教一年，已被送往济南女子劳教所继续迫害。

## 黑色幽默 与 黑暗现实

小时候曾在《故事会》上看到这么一则笑话：在纳粹统治时期的波兰，有一个人不慎落入路边的池塘。不会游泳的他大声呼救，可是路边巡逻的纳粹士兵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继续扛着枪，走正步。这个人眼看就要淹死了，没办法，他一边扑腾一边使出最后的力气大叫：“打倒纳粹！”霎时，路边这两位尽职尽责的士兵如同听到命令一般，放下枪，连衣服都没脱，跳到水里，救起落水者，把他押到警察局去了。

当时看到这则黑色幽默的时候，除了佩服那个波兰人的智慧，我也很同情他的不幸——生活在一个见死不救、视生命为草芥的黑暗时代。那时我还以为纳粹早就被审判了，这样的故事以后绝对不会发生了呢。

而最近海外明慧网刊登了这样一个真实故事，是河北唐山市一位卖电动自行车的店主所讲述的。他说：想买电动车的人一般都装着钱来，所以有伙人经常在这儿抢钱。警察不管，老百姓怕报复也不敢吱声，谁知道他们什么背景啊！前几天，一个人想买电动车，在这看了一圈刚出门口，有两个人上来就明抢。这个人一反抗就挨打，两个打一个，眼看不行了，这人大喊“救命”，现在世态炎凉啊，周围没一个人管。这人可能是听说过诚念“法轮大法好”能遇难呈祥，于是便大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刚喊了三声，突然从周围窜上来几个警察。那两个抢钱的一看警察来了，撒腿就跑。警察抓住这个挨打的人，问：你是炼法轮功的？这人不是。警察再三盘问发觉他真不是，悻悻地说：看来，是我们把你救了，你得谢谢我们。那个人说：我喊救命，你们都不来，我喊“法

这是几年前的一件事，曾在当地产生很大轰动。

一农村法轮功学员的妻子李秀姗（化名），在零五年五月去医院检查糖尿病时，意外发现患了脑瘤，接着进行了仔细检查，什么CT，核磁共振都做了，最后确定就是脑瘤无疑。当地医院治不了，就到省会一家大医院，也说治不了，推荐去北京天坛医院治疗，并且说那是中国最好的专门治疗脑瘤的医院。经过一番准备，筹措钱，九月下旬到了北京，住进了天坛医院。单是检查就进行了十七次，最后把脑壳钻了一个洞，抽取脑髓，结果出来还是脑瘤。

就这样一检查一耽误，该放假了，说只有到假期过去再做手术了。在这种情况下，法轮功学员劝妻子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并且教她炼功。李秀姗也知道大法好，可半信半疑的，现在没招了，就诚心念起来，也忍着病痛学功。同病房的病友们，纷纷看稀奇，有信的，有不信的。

假期过去，该做手术了，最后再做一次检查。可结果让医生和那些病友们大吃一惊：脑瘤没了，不翼而飞了！太神奇了，那些医生和护士们，都来打听情况，法轮功学员就给他们讲了法轮功真相，他们都感到很震惊。

李秀姗就要回家了，有的病友要求合影留念，有的也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回到家，他们家的故事又在家乡的小镇上引起了一番震动，不少人来探看询问情况。◇

▼在北京天安门和平请愿的法轮功学员被恶警当众野蛮毒打



轮大法好”，你们来了，我谢“大法”也不谢谢你们！

看过这篇报导，让人心中感到实在悲哀。难道我们中国人现在的处境就如同纳粹统治下的波兰人吗？（文／清韵）◇

喜欢凝望，凝望一片辽阔的水域，或是一片空旷的土地。这种喜欢是从中学时代开始的，是从我学会了独立思索生命开始的。我想，那大概就是“人生识字孤独始”的一种味道吧。

那时，在家乡的小城，有一座人工湖，湖虽然不大，但当我在郊游第一次见到它时，还是欣喜不已，因为它让我第一次有了天地之大的印象。望着宽阔的湖面，内心油然升起一种宁静，一种亲切：漫野的山花，偶有几只水鸟，还有二三垂钓者，竟似一幅在哪里看到过的画：简洁、明澈、悠然。一个人坐在这样的水边，望着这一切，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有一种说不出的惬意。于是我有了一种奢望，希望自己常常可以去那个水边坐一坐，去想一想属于我自己的问题——那时我正在苦苦思索着一个我这样的年龄很少有人思索的问题：人，为什么活着。

古代中医治病的手段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中医取虫可不仅仅是取出西医所认识的寄生虫，有些事例用西医解释不清。

《名医类案》记载：王海藏（金代名医，李东垣弟子）说，有个叫杨时的病人，患了风气冲心，吃东西就吐，一身枯瘦。就教他服万病紫苑丸。服了二十天后，病人泻出五六块蛤蟆样的肉块和两升白脓，病就好了。还有赵侍郎吃了就吐，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也是服万病紫苑丸后，泻出五七条青蛇和恶脓三四升，病就好了。

《明史》记载：戴原礼（明代御医，朱丹溪弟子）奉明太祖朱元璋的命令，为燕王治疗积聚病。他见以前医生的对症用药，想为什么没有效果呢？就问燕王喜欢吃什么。燕王说最喜欢吃生芹菜。戴原礼说：我知道病因了。开了一副药。当天晚上燕王拉肚子，泻出许多小蝗虫出来，病就好了。

明代名医孙一奎《孙氏医案》记载：曾治丁氏痛风，开始诊断为湿痰凝滞经络作痛。五副药后病人因痛得更厉害不肯再服。我也不勉强她，改用醋炒芫花三分、海金沙一分末，



后来上了大学，我又寻得另一处人生的开阔地——春江之畔。在现代的脚步还没有践踏到那个江畔的时候，江岸两边很宽阔，春天来时，不知名的小花小草静静地微风中摇曳，褐色的小圆石在澄澈的江水中安然地卧着，粼粼微波尽处与天相接。每次坐在那里，犹若那小小圆石，于江流中凝望高天流云，我之凝望，那是在尘嚣中凝望一种宁静，一种淡泊。当冬日来临，瑞雪纷飞之后，天地凝固成苍茫的一片，那种开阔，一眼望尽，一览无余。我深切地感受着自

己的渺小如微，感受到自己仿佛是一颗被遗落的种子，却又不肯落地生根，总在遥望，总在期待，希望有一天能够回到那个真正属于我的遥远的地方。

现在想来，喜欢辽阔、空旷、苍茫，这种喜欢也许与景致无关，只是为了一种凝望。在凝望中，这个世界不再有扰攘纷争，有的只是平和宁静；心中不再有恩怨情愁，有的只是简单包容。在凝望中，可以把自己凝聚成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可以追逐长河落日的余晖，品味大漠孤烟的苍凉；这种思想，可以感受天地的真意，聆听苍穹的回响。

喜欢凝望，因此向往着浩瀚与辽远，向往大海、草原、戈壁……然而这一切我无法拥有。于是，我有了另一种凝望，凝望自己的内心，把那里凝望成一片辽阔，一片空旷，一种生命本来的模样……然后，有一天，我终将穿越这种凝望，回到我心灵的故乡。◇

## 古代中医的取虫治病

热开水调下。到了晚上病人腹泻一次，下稠痰半盆，腿痛好了大半，稍能活动。半夜众人喝酒未散，忽然听她说腹痛剧烈，请我进里屋看。走到后堂，里面人出来挡住我说，病人已经去世，不必进去看病了。我说：这一定是痛晕，不是去世，怎么可以不进去看。进去后发现病人还坐在便器上，冷汗淋漓，面色发青，好象呼吸中断。执手诊脉，手冷如冰，但用力按还有脉搏。于是我知道是痛极晕死过去了，给她灌姜汤。病人苏醒后慢慢告诉婢女：刚才肚子很痛，然后火光溅出，肛门象被火烧一样，大响一声，不知泻下了什么东西？众人察看，竟然是一条血色泥鳅，长六寸，宽半寸，有眼睛有鳞片，在盆里还可以游动，众人看了都毛骨悚然。



这些例子一谈起来，可能现代西医根本不敢相信。可这里并没有举野史传闻、江湖郎中之类的例子，都是取自忠实、严肃的学术著作。如果要搜罗起更古老的传说、各种笔记中的记载，那例

子就更多了。

现代西医发展了解剖，却不知道有另外空间，因此封闭了自己，只承认寄生虫是寄生虫病的根源。然而古代中医所认识的虫远远超出西医的认识。超出西医所说的寄生虫病，古代中医也可以打下虫来，而且所打下的虫很多是长眼睛的，与一般寄生虫差异很大。一些很严重的器质性疾病，古代中医一打下虫来，病马上就好了大半。古代中医的成就不是简简单单用“迷信”二字能抹杀的。◇

## 诗歌：惜缘

百年一瞬间，岁月苦无边。  
名利迷心窍，富贵如云烟。  
昔日花好看，今朝凋谢残。  
歌舞升平美，落幕全离散。  
劝君良知返，心善结善缘。  
佛法天机现，真相在眼前。  
明鉴善与恶，勿信谎言骗。  
人间大劫难，报应定兑现。  
生死一念间，三退福寿全。  
珍惜千古缘，苦海登渡船。  
注：“三退”指退党、退团、退队